

## 全新數碼藝術展覽「數碼熒房」亮相大館

大館當代美術館正於F倉展室呈獻內地著名藝術家張培力的全數碼藝術展覽「數碼熒房 | 張培力：一天」，由大館副策展人王殊曼策展。展期直至2月20日。

展室中播放着張培力全新委約創作的八頻道錄像作品《一天》。作品探討時間的流逝、身體的限度，以及身心可能企及的社會隱喻。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竹



▲張培力希望觀眾透過《一天》找到共同話語。

# 張培力： 呈現尋常一天中的時間流逝

作品《一天》的影像內容取自第一視角的實景拍攝、新聞和監控中的現成素材、醫學影像及數據生成的圖像。

提及作品名稱的構想，張培力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點明，每個人都要經歷一天，而每天又很多變，每個人的一天也都各異。但當每一天被集合、歸納，其中的很多相似之處都會顯現出來，「這個『一天』是所有人都要面對的。不管你活多久、活得高不高興，都要一天一天地過，所以我想大家能從中找到一些共同話語。」

為何選擇將新聞和監控中的現成素材包含在《一天》中？張培力表示，在這個網絡時代，新聞媒體對人類生活產生了巨大影響，許多事情都在經歷數字化、電子化，所有科技和技術也都給人類生活帶來了不小的改變。儘管有些人仍在迴避使用網絡，但這只是少數，「這只是一種抵抗和態度，你沒法改變生活的變化趨勢，或

是技術在生活中的影響趨勢……拒絕使用這些東西就像拒絕出門、拒絕社交。社會不可能再回到農耕時代，回到農耕時代只是一種烏托邦想法。」

張培力亦指出，在許多技術初現時，人們總是看到其中積極的一面，但技術永遠是把雙刃劍。雖然社會已被技術改變，但人的自由越來越少，價值越來越低。「技術是人創造的，但人要為自己創造的事付上代價，這很荒謬，也是事實。」

他表示，正如最初進入網絡時代時，伴隨着信息全球化，人們的心態積極且樂觀，認為未來似乎是一片光明，但這只是網絡的積極影響。從另一方面講，網絡也對人類產生了限制。「我們現在已經對網絡形成嚴重的依賴。人類正常的交流、談話，或是寫書信這些最基本的能力正在慢慢喪失。線上的交流更多地替代了現實空間中的交流。」

### 「新」的現實正在發展

張培力認為，AI技術和網絡技術給影像帶來一個問題：它們正製造一個新的現實，而這個影像的現實幾乎與「真實」世界的現實平行發生。

為何選擇「新」這個形容詞？張培力點明，現實是線性的，人們會自然地將肉眼所見視為現實。而虛擬現實會讓人產生一種它比真實現實還要現實的幻覺，是通過數字技術生成的、對現實的模擬。「新的現實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現實，也不是簡單的數字現實，而是這兩者的混合。更多的是在想像當中的，或是觀眾在觀看後做出的一種判斷。」

對許多方面都感興趣的張培力，曾有很長一段時間都較少拍攝影像作品。在2001年後的一段時間中，他更為關注現成影像，即從老電影中截取影像片段，或從監控畫面、微信短視頻中搜集素材。在2024年前的一段時間，其創作則以機械裝置和涉及到材料的作品為主。如2019年，他通過兩次核磁共振掃描了自己的內臟、器官、骨骼，打造出一批雕塑。為精確數據，其中一次核磁共振是增強型，「要專門往身體裏打一種藥水，渾身都會發熱。」他說。這批作品曾於2024年在北京泰康美術館展出；展覽包含了醫學掃



●《一天》是一部八頻道錄像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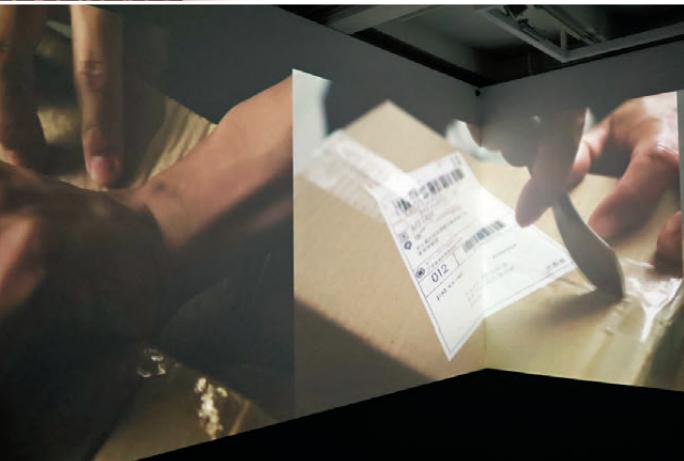
●輪椅元素是展覽現場及作品的一個重點。

●作品中的教室場景。

● 椅子  
● 展覽展出3D打印的輪



● 場景  
● 作品中人物拆包裹的



描影像。

借此次大館委託機會，張培力又開始重新思考影像創作涉及到的問題。

展覽現場置有兩組輪椅的3D打印碎片，呼應了《一天》中輪椅從高空墜落的場景。張培力點明，輪椅暗示着「被動」，也會激發人的一種矛盾心理。「我們可能可以幫助別人推輪椅，但我們誰都不願有一天坐在輪椅裏。」而無奈的是，很多人都可能面對坐上輪椅的情況。

父母過世後，張培力將二老用過的輪椅收在家中，不捨棄，也不捨送人。他認為輪椅含有對生命和時間的無奈，亦有對健康生活的執着和期待。

### 已經不是獨行者

1984年，張培力於浙江美術學院油畫系（現中國美術學院油畫系）畢業，後任該校教授。回顧錄像創作之路，他分享，從1985年開始，他對繪畫的態度有所轉變，其中的因素包含他當時所接觸的電影、文學、展覽，以及他對海外藝術的了解。

1988年，他創作首部錄像作品《30×30》，作品時長為三小時。他坦言，錄像創作也會很累。「在早期，拍錄像主要是記錄一個行為。一下持續幾個小時，人在那裏一動不動，挺累的。還涉及到很多技術和設備問題。」

在開始錄像創作前，張培力從未接觸過拍攝。「其實內容是別人拍的，我只是看了監視器，然後要求他把畫面切成什麼樣、取什麼樣的鏡頭。但是做什麼事、拍多久、在什麼環境下拍、過程中應該怎樣，都有事先考慮。因為如果是一鏡到底，你不事先想好，那拍到中間就可能出問題。」

他認為自己藝術創作的一個轉折點發生在1986至1987年，因為在1986年，他與耿建翌、王強、宋陵、包劍斐、曹學雷等人組成了名為「池社」的團體。那段時間，大家的創作比較自由。

另一轉折點則發生在2003年——他在中國美術學院創立了新媒體系。「在那之前，我基本都是以錄像為主，後來因為教學需要，我接觸了很多跟聲音、機械、裝置有關的技術和作品。」他也開始關注網

絡技術、互動技術等。

張培力點明，自己比較注重技術的實用度，「有一種技術能讓我完成一件作品，那就夠了。而且現在很多事情是不需要你掌握，只需要你了解的。我願意了解所有技術，但不一定會去用它。」他也在謹慎把握技術與藝術語言表達間恰如其分的關係。

當前許多藝術家在創作上的大膽與突發奇想，都令張培力感到興奮。「以前你會覺得自己像一個獨行者，後來你發現，很多人其實都在往同一方向走。」

**新媒體藝術與數碼藝術有何關係？**張培力表示，新媒體藝術的概念較大，數碼藝術則更具體。而新媒體藝術可以包含數字技術與非數字技術。「較早的新媒體就是攝影，因為它已經不是手工了，是通過機器來創作。再早一些的石版畫和銅版畫也是，它們可以完全通過感光來製作，包括之後的絲網版畫，完全沒有手工痕跡，而且可以複製很多。」他表示，在技術發展與衍生的過程中，媒體藝術和新媒體藝術的概念也在不斷流動。技術的不斷擴展亦給藝術帶來很多可能性。

他指出，「新媒體」表明了一種態度，「它是從人工轉到機械時代，或者說轉到一個複製時代。所以後面用機器完成的東西，往往都包含了很多技術元素、團隊合作、版本，這樣的產品不具唯一性。」他舉例，正如達文西創作了《蒙娜麗莎》，作品和畫家都是唯一的，「但新媒體藝術的作者可能有很多。」此次在大館呈現的作品就是團隊合作的結果。

「新媒體藝術，說白了就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它的技術和手段有前瞻性。它要嘗試別人沒有嘗試過的事。」張培力說。

## 歷代進士文化藝術展在浙舉行 深入闡釋優秀傳統文化內涵

進士，是中國古代科舉考試最高一級的功名。歷代進士多飽讀詩書，在文學、書法、繪畫、鑒藏等文化領域取得了顯著成就。文脈延續，薪火相傳，「國子文脈——歷代進士文化藝術展」早前在浙江省博物館之江館區故宮廳正式拉開帷幕，展覽聚焦於在文化、藝術等領域取得卓越成就的歷代進士群體，深入闡釋其中承載的家風家教、奮鬥精神與家國情懷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涵，生動講述文物背後的歷史故事與人文精神。

本次展覽為「國子文脈——歷代進士文化藝術展」巡迴展的首站，由故宮博物院與浙江省博物館共同主辦，展期直至3月28日。

### 展一代鴻儒傑出貢獻

展覽以「進士之路」「博學鴻儒」「藝苑群英」三個單元展示歷代進士在文化和藝術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宋明理學的代表人物朱熹、主持編纂《永樂大典》的解縉、北宋道德楷模和文學大家

范仲淹、英雄志士文天祥、黃道周、林則徐、史學家趙翼、文學家歐陽修、陸游、李東陽、王世貞，以及書畫家顏真卿、柳公權、李建中、蔡襄、趙孟堅、馬和之、張弼、董其昌、董邦達等。

第一單元「進士之路」，通過古籍、書畫、文房、陶瓷、玉器、印章、傢具等多類別文物，形象化呈現進士登科的歷程及其文化影響，還生動展示了歷代進士代表人物的登第歲數。明代名臣李東陽18歲就登第，清代書法家桂馥55歲才成為進士。展廳以各類文物呈現了他們勤勉苦學、逐級應試，最終登科及第的流程。從備考學習的「四書五經」，紙墨筆硯，到欽定科場條例，鄉試會試殿試的朱卷冊，登第後匯編名冊的會試錄、登科錄，舉行同年雅集等等均有展示。

第二單元「博學鴻儒」，展示了歷史上很多進士在文化領域取得的顯著成就。他們當中，有人以淵博的學識與深邃的思想啟後世，成為一代鴻儒，學術影響力經久不衰；也有人在《永樂大典》《康



●展覽在浙江省博物館之江館區故宮廳舉行。

省博物館設立「故宮廳」。此次在浙江省博物館落成的「故宮廳」，為全國範圍內的第三次設立，將進一步豐富浙江博物館館藏品資源，完善收藏體系，提升展覽展示與學術研究水平。據主辦方透露，國際博物館協會研究與交流中心應用博物館學基地已正式落戶浙江省博物館。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茅建興 杭州報道